

曾忠襄公書札

曾忠襄公書札

卷之二目錄

復李申甫

復官中堂

復胡宮保

復多理堂都護

復多理堂都護

復胡宮保

復李希庵中丞

復黃南坡

復毛寄雲中丞

復多理堂都護

復胡宮保

復胡宮保

復胡宮保

復黃南坡

復多理堂都護

復李希庵中丞

復李少泉

復郭志臣

與多理堂都護

與黃南坡

復李少泉

與楊厚庵

與孫澍人

與胡宮保

與陳舫仙

與伯兄

與伯兄

與伯兄

與喬鶴儕都轉

與李少泉中丞

與伯兄

與黃南坡

與伯兄

與李少泉中丞

與趙玉班

與伯兄

與李少泉中丞

與吳桐雲

與伯兄

與黃南坡

與伯兄

與黃南坡

與郭意誠

與李少泉中丞

與李少泉中丞

留忠襄公書札卷二

復李申甫

頃接十四日午刻手書誦悉種種鮑成二軍進高橋嶺以遏狗
逆返撲之路誠爲勝算家兄來函欲調成軍圍關內賊壘以厚
兵力鄙意敝軍已移二千六百餘人分八壘駐紮將中空之賊
圍住又紮二小壘於石塘湖畔又調樅陽仁字營五百人來此
濠壘旣均已堅深兵力亦恰敷分布如狗酋再來必可以穩守
待援成軍宜仍與鮑公駐紮且看數日內狗酋之變動何如再
相機而勦辦之庶不致膠滯一隅耳至鄙人前請家兄移駐東
流維時景鎮告陷僞侍王大股盡趨樂平與左軍相持徽州亦

迭攻未下祁門孤懸賊中非大帥駐節之所又恐家兄不肯輕易一步故以激勵之詞請移東流非以安慶喫緊而欲其來援也當鮑軍北渡之初此間穩守已有把握而鄙人迭次函催者恐狗酋將城內之米糧遞滿又思他遁則後患不堪設想故請其速來以扼狗酋之去路使多軍得一意剿辦黃文金各股而兼顧練潭一帶亦非欲其急於開仗以解敝軍之圍也皆弟之微意他人不得而知者宜閣下不無疑慮不知鄙人負性愚直凡有所見皆質直言之其有關全局身繫安危者又不得不以危詞險語以激其動非一人之私意也至烹狗之事所主者在天而烹狗之謀則人力所宜竭盡不得委之氣數緘默自甘束

手坐視來示以勿作大言軟語相勗固愛我矣感何如之此間
近日所辦均詳於致厚帥書中昨已抄稿呈家兄矣想蒙鑒核
復官中堂

十五日肅具稟函計呈鈞覽頃奉初八日賜書並抄寄家兄函
稿敬悉種種崇通與江右接壤經中堂大人先撥馬步以扼其
要隘則東南之藩籬益固矣承囑糧台暨司道諸公飛解銀錢
感激莫可言喻惟卑軍艱窘日甚懸釜待炊總求多籌速解以
濟眉急是所盼禱國荃現督各弁勇開挖中段之夾濠約五六
日內即可告竣鮑成二軍於十六日阻雨尙未移營定於十八
日進紮以圍關外之賊壘適得成武臣來函多公於十五日勦

黃家鋪之賊大獲勝仗將逆壘八座一律蕩平有此大捷狗賊喪膽日內必難振作多公用兵神速故所向克捷真偉人也知關肫念並以稟陳寄家兄函已專勇送去矣

復胡宮保

頃奉十五日賜書敬承壹是長公欲調成軍入關國荃以此間之兵力恰敷分布昨日又調樅陽仁字營回皖添紮蕭家壩之左卽狗酋再來儘足穩守是以函止成君請其仍與鮑公合併旋接復函定於今日移紮以圍赤岡嶺賊壘不遽入關也多公於十五日勦黃家鋪之賊大獲勝仗蕩平八壘狗逆經此次懲創一時諒難復振此間趕挖夾濠約五六日卽可完竣屆時鮑

成二軍卽調往他處援賊來犯敵軍亦可以久守待援伏求我公不必繫念惟盡躬舊疾復發無任馳企然覩來諭之親批數行精采完固其羊毫之勁仍未稍減必占勿藥之喜伏望靜心頤養不以時事之利鈍系懷是所切禱

復多禮堂都護

頃奉十六日酉刻惠書敬悉貴軍於十五日大戰克捷將黃家舖一帶之賊壘賊館一律蕩平不禁距躍三百狗逆經此挫敗一時必難復振矣竊意雄師於前月二十三日之捷已足以大寒逆黨厥後打虎搏狗所向披靡南岸之輔逆卽來亦不足以污公轍其有裨大局豈淺鮮哉承示鮑成以六營圍壘大軍宜

駐大橋頭或先取宿松以遏下竄之賊皆至穩至妙之著欽服無似想老兄已先與宮保函商矣弟約鮑成兩公來敝處一敘如其來時亦當以尊意面告也此間已派三千一百人繫於賊後修九營盤並趕挖夾濠決意圍壘不再蠻攻請釋蓋注

復多禮堂都護

午刻肅復一函計呈英覽周壽山兄來營知鮑成二軍已於今日進紫關外如援賊未至則圖其壘如援賊再來則併力打賊仍係活動之著也惟狗酋及璋玕等逆經老兄痛勦其鋒大挫而其拚死來援之心想必更急切弟思貴軍當五次大勝之後其氣本足以吞茲醜虜第狗酋詭譎異常或於旬日內糾合僞

輔王各股併力上犯或將爲多方誤我之謀務祈老兄勿刻刻以弟軍爲念總以專顧尊處正路爲第一要義縱或有賊卽由他路竄至集賢關刻下外有鮑成兩軍足以剿之內則有弟軍足以穩守自立狗亦無所逞其伎倆矣弟因貴部自前月以來五戰五捷往返奔馳各將士勞瘁可念所以勸老兄飭令所部休養銳氣爲北岸之砥柱幸勿輕敵是爲至禱儻兄設法使狗酋深入樊籠趁此兵力極厚之時路路扼截共成屠狗之勳則大局悉利賴之矣夙叨垂愛用敢獻此芻蕘之言以備採擇惟老兄智慮周密知無俟弱弟瑣瀆陳說矣

復胡宮保

頃奉十六十七兩日手書及抄示各件敬悉種種周壽山於昨日薄暮來營今早同國荃至關外與春霆武臣兩君面商一切查所紮營壘尙屬妥善如該逆驚懼自潰尙可由冷水鋪馬踏石一路竄去如援賊速來則鮑成仍併力迎擊不爲賊壘所牽制如來諭所云圍與不圍無關要害也至成軍移紮菱湖賊壘之後以護安慶圍師之背一節第思敝軍移紮八壘及樅楊調回之仁字營均已紮定卽援賊來犯必能堅忍自守竭力支持成軍總宜作靈活之著不宜遽行入關株守一隅也鄙意鮑軍未赴南岸則成與鮑合相狗逆之所趨向而勦辦之最爲得力如鮑軍調赴南岸則成軍宜與多公合併以厚兵力庶應援各

處可爲長袖之舞禮帥用兵神速調度最爲合宜如非十分喫緊必不肯求助於人凡有益全局之處亦無不盡力爲之此我公所深知者也如他日鮑軍南渡以成軍附之則多公之氣勢益厚或分或合必能相機勦辦矣未審我公以爲然否至大橋頭距關較遠而高橋嶺距關稍近此時鮑軍卽在高橋嶺一帶有四五營向賊之頭一壘成軍卽倚關外駐紮亦有三四營向賊之尾一壘也餘詳壽珊稟函內恕不瑣陳

復李希庵中丞

十三夜肅布一函並抄寄詠帥函稿計達台覽頃奉十六日手書敬承一是德安之賊又以死守堅城牽我勁旅可惡可憤隨

州未下盡軍不能援江則瑞臨以西糜爛日甚不特兩湖有眉
睫之憂餉源亦將坐匱思之喟然此間派三千餘人分十壘駐
紮將菱湖中空一段之賊梁十三座合共不過六千餘賊一併
圍住我軍皆深溝高壘仍挖夾濠使該逆之接濟盡斷鮑成兩
軍於十八日由大橋頭進逼紮關外四壘如能先將四壘之賊
逼令自潰則我軍滿盤皆活著矣狗酋糾合璋玕黃文金三大
枝一大枝犯挂車河營壘幸多公神速於十五早遂先發以制
之將黃家舖之賊壘八座概行蕩平斬獲甚眾有此大捷足以
挫狗逆之鋒第賊分三路此特破其一路旬日之間必又將大
舉入犯有多鮑成三軍相爲掎角必足以制之第恐狗酋不入

吾樊籠俯首就戮或分擾他處爲避實乘虛之計以牽動我軍亦未可知也鮑軍於端節後必過南岸成武臣兄七營若與多公併紮則較爲活著若與弟共守長濠則又牽住一枝勁旅將來援我者又少七營兵力此弟所以函致咏師請其預爲謀定庶鮑軍回南岸時則成軍可照咏謀辦理耳此次先想屠狗乃狗先遁反以詭計在在牽綴官軍殊爲可恨近又有洋船接濟城賊鹽糧之事則持久之勢成矣如能五月內克復則事尙可爲耳

復黃南坡

二十一日詳復一函計登台覽頃奉初七十一日手書敬悉種

種承交舫仙搭解之銀米計節前可到吾叟擬再運米數千石以供軍食誠於營中大有裨益第須乾燥堅實而沿途護解之員又宜小心防範以免船戶攙水之弊庶到營可以久存不變色矣家兄前委員赴廣東所購洋裝礮雖頭批業已解到而營中需礮甚多尊處發交黃昌期之熟鐵礮正足爲攻勦利器將來恐無可解回也承示纂修忠義錄一書請筠翁主之此舉足以勵人心而維持風化不僅他日備國史之採克皖後當求家兄與咏帥會銜咨札以副雅命也此間圍守如常昨讀高叟初十日與家兄書僞侍王一股自玉山解圍後仍竄回華埠左軍尙在興安如僞侍不擾入信州建昌當仍由樂景以赴婺源堵

勦也瑞州之賊四出竄擾竟無人過問家兄所調劉蓋臣一軍因隨州牽制一時恐難赴江蔓延日久又成難了之患而餉源日竭其若之何此間有鮑成在關外圍賊壘靜以俟狗酋之來專主野戰定可操全勝之算國荃分人圍菱湖賊之十三壘業已挖成前後長濠矣據賊供稱壘內不過半月之糧看賊猛冲否或仍以船夜間接入城亦未可知或城中從水面送糧亦未可知總之靜守以待時也

復毛寄雲中丞

三月二十五日肅泐賀箋三十日又肅一函未審均呈台鑒否頃奉十一十八日賜書娓娓千言敬悉老兄之行止遲速皆有

不得不然之勢此番苦衷旁觀猶爲見諒况弱弟與長公皆老兄心性之交乎長公與老兄絲毫無他疑意弟前所云云者不過以咏帥聽他人竊論不無訾議大纛之遲遲東下弟因見其所與長公書是用私以相告耳旋聞老兄拜湘撫之命弟見長公函告高叟及各處無不極頌老兄之宅心仁厚與夫體用兼備之學及爲政之能親賢遠邪等語誠爲吾楚之福并請高叟函致尊處預將湘中應用之人材官紳之賢否吏治之宜興宜革宜損宜益及籌兵籌餉之要一一奉告左右俾執事得以瞭然湘中情形先其急者大者以定初政必可垂數十年之利以樹我湘中之福也可見相契之深千里如同一室矣昨得湘中

來書凡有道君子莫不引領以望節麾之遄至而慰雲霓之望
飢渴之思賢聲所及令人欽企計端節前後老兄必可蒞任軍
務吏治從此煥然一新我輩託庇仁宇父老子弟皆蒙其蔭幸
何如之至吾鄉利弊惟長公與咏帥高叟能知其詳祈老兄時
常各以函詳詢之則必各有要語上陳台端以佐聰聽所未周
者國荃前函所稱之紳士如黃南坡趙玉班諸君皆目下籌餉
籌兵克救一時有濟於楚之才伏祈畱意聽從爲荷郭意城兄
之爲人視名利如敝屣淡於仕進若以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不減高叟又能辦官紳之賢否能知將官之妍媸凡人材之情
僞與本省之利弊實皆洞燭在胸計在幾先又其知人之明足

及長公而贊助健者辦賊與整頓吏治筆下之有操有縱能發能收足及咏公而又能不阿好不徇私不堅執成見不矯同立異不疾惡至於已甚實可贊助高深制楚治於未亂保楚邦於未危者老兄若延請入幕殷勤至再至三意城因道合志同必肯就聘老兄若言聽計從則不致於過勞盡躬也又初下車時新政關係最爲要緊用一賢而千里響應屏一不肖而羣小斂跡是則創始之時也又老兄待人最厚深於情之處甚多如有同年故舊不能十分知治體者則不必與之謀計地方要事如或有人阻滯軍謀吏治及籌餉三大政者則亦不可不防儻有須用昔年辣手著文章之時亦不可不偶一爲之也老兄以爲

何如此間狗酋來援穩守二十餘日以待各大軍雲集合力屠之乃初十日大霧迷漫咫尺莫辨狗卽乘勢遁去幸多公追剿及伏兵截殺之賊二千有奇稍足伸官軍之氣耳其畱踞關內菱湖中空者共十三壘有賊六千餘守之其畱踞關外四大壘有賊四千餘守之皆狗黨精悍欲保此咽喉之地復回救安慶地步也敝軍與鮑公於十一日旣猛攻未得十三日弟卽派三千餘人移紮中段將菱湖之偽壘一併圍住深濠高壘接濟盡斷現據投誠賊供米糧已將罄盡但祝洋船不送米兩三個月內當有克復之望耳鮑成兩軍於十八日圍關外四壘如能先得則我軍無所牽制著著皆活鮑公卽調歸南岸敝軍亦足以

穩守矣多公於十五日大捷破黃家舖之賊壘八座足寒逆膽
現據探報狗酋伏處桐城其僞璋僞玕各敗黨向桐之東北竄
去或移口就糧或另尋上犯之路均未可知長公駐東流舟次
體氣如常惟建德有賊蹤闌入雖非大股此時亦無兵往剿也
高叟尙駐德興僞侍王自樂平敗後旋竄玉山又經官軍擊退
目前已回竄浙境惟僞忠王一股無人過問已成兩湖之公患
幸老兄撫綏吾湘必已力籌守備以固邊圉矣

復多禮堂都護

頃奉二十七日兩次惠書敬悉壹是連日陰雨賊壘雖間有傾
塌然隨塌隨整敵軍以大礮轟擊賊仍死守不動鮑成兩軍攻

關外四壘已站隊數日現尙未能得手蓋該逆處萬死之地非
薪盡糧絕亦難遽得也承示咏帥不宜親履行間誠有關全局
之論弟亦曾作函止之而咏帥堅執欲行者以鄂中籌餉之政
有不得不急往整頓者此咏公之深意以餉項保養勁旅之良
謨非僅爲回紉起見也惟雄師爲皖北之砥柱若咏帥上援則
敵軍與潛太各城所恃以維持倚賴者惟老兄十人不獨麾下
欲自行援鄂之議萬不可行卽咏帥商請貴軍分撥馬步之說
亦須老兄斟酌函商行之蓋咏帥旣率成胡等營以行恐鮑公
節後奉調回南岸勦辦武義崇通等處狗逆糾合僞輔王各股
必大舉來犯敵軍與潛太各營僅能自守則所恃以援應懷甯

者惟老兄獨任其難若再抽撥則老兄處亦嫌力單難以兼顧弟之後路非所宜也伏求熟思審處與咏公商妥行之是所拜禱

復胡宮保

昨肅兩函並抄寄各件計呈慈覽頃奉二十六日手示及抄與多公往返之函敬悉我公於雨止卽親率成胡十營回剿鄂疆以公之精誠感召恩澤久洽於人心此行必所向克捷迎刃而解惟讀與多公書中欲酌撥馬步隨我公征剿上游一層公若僅挾成胡十營以行實屬不敷剿辦惟成胡十營旣赴上游誠慮鮑公於節後奉調南渡剿武義崇通等處維時狗逆糾合僞

輔王各股必大舉來犯敝軍與潛太各營僅能自守所恃以來
援懷甯後路者僅多公一軍若再行抽撥恐多公亦祇能顧一
路而不能來援國荃一軍之後倘狗逆以一枝牽制挂車河而
以大枝猛撲後濠晝夜不休此層亦不可不防也此愚者迂拙
之慮是否可抽想多公必有以斟酌矣荃與多公及眾營官羣
懇我公不必親臨行陣伏乞俯從爲要惟以成胡等營益之希
部雕勦上游以謀黃蘄而我公由水路回鄂整頓籌餉之政則
軍政餉政之大綱皆提挈要領矣磻懇俯允是爲至要

復胡宮保

二十四日奉二十三日午刻賜書二十五日又奉手示敬悉種

種江鄂之內地不清不獨兩岸之賊將融成一片而餉源日涸
皖南北各軍均有坐困之虞我公之所見至爲深遠自應設法
回剿以先顧根本之地第思我公爲北岸各軍所倚賴之人若
親操回援之桴鼓無論潛太兩城難得穩守之人而懷桐之師
亦無所秉承所憂乃大且福躬當新愈之時亦不宜親臨戰陣
此論北岸全局安危之所繫不得不爾孰得謂我公擁兵自衛
哉爲今之計惟能撤南岸之嶺防以回剿江右贛水以西之賊
則於鄂邊湘界均有益遂可久畱鮑公在北岸爲雕剿黃宿齊
安之師有野戰可尋則打野仗無戰可尋則謀黃州任狗酋布
遠勢以謀我而我勢既厚我氣益固終有好消息也此意已函

商長公頃得復書已無堅執不動之意原函鈔呈伏求我公加
函切實商之則事濟矣長公如能置祁休黻三縣之瘠地而不
守可騰出江軍門各營與左軍聯絡專防饒景及廣信一帶而
以朱唐防東建彭湖一帶而以凱章一軍或添配數營爲一大
校從九江進兵專辦贛江以西之賊不使之闌入兩湖內地不
攻堅而專舉雕剿必能手鮑公一軍俟關外之四壘蕩平後
或謀黃州或取宿松黃梅均無不可鮑公上剿成軍或紮三安
舖與多軍犄角則兩枝皆是活兵均可來援安慶亦未爲非法
也如不紮三安舖則或於撲滅關外四壘後將七營併紮入關
此後若再有援賊來壑可與成軍出濠同打耳以上所陳皆係

爲撤南岸嶺防之兵而畱鮑公在北岸之謀倘此著不能做到則成軍七營聽候公調至何處荃不敢強惟公自率師救鄂之南岸一層則臣期期不願奉詔以此間與多軍鮮有秉承恐有礙於大局耳荃決志在此穩守無論有何風浪有何諭旨均不能妄動一步看現在光景五六七三箇月內定可望克城下次洋船尙止送濟鹽與礮並未送米長公允能禁止以後者則定在三箇月內外必克皖城無疑矣愚昧所陳是否有當仍求宮保與長公迅速商辦施行

復胡宮保

初一日奉二十九日賜函及鈔示各件敬悉種種蔣令探稟黃

州之賊已回竄巴河一帶似敝處昨次探供狗賊欲調德黃等處之賊以回援安慶亦屬有因此間關外四大壘經鮑成兩軍晝夜苦攻今早始誘降因而擒此三壘之賊惟僞主將劉瑋琳一壘尙堅守難以遽下鮑成已合隊圍攻之計亦旦夕必下其詳細情形壽山已函告我公矣國荃於昨日巳時出關與鮑成會晤適多公亦至聚談良久傍晚始行回營接讀公書知盡體尙未復元無任馳企想天相元老定占勿藥之喜伏懇隨時珍攝爲天下保重是幸

復黃南坡

二十五日肅泐兩函計呈台覽頃奉十八日手書敬悉種種瑞

州之賊已擾及楚邊則平瀏之防務最關緊要想諸公必早爲戒備不僅以團練爲恃也李金陽並未降賊於前月從安義逃出至江西省城聞已解交家兄處究辦矣舫仙尙未到皖其代解之米抵安慶時自應照省斛較准口袋則仍交尊處之委員帶回至解錢來營亦極爲合用但此項錢價應如何扣算祈示知爲禱求忠書院須續捐一節且俟克城之後如餉項充裕再行議及奏畱石翁之舉卽與家兄商之陳雪爐先生於四月杪已買舟赴東流大營約節後卽可解纜來湘也荃昨函請其世兄來營領二百金爲川貲今尙未來領此項乞叟不必完卽爲荃送陳君程儀可也此間自將新增各偽壘一併圍住迭據投

誠賊供城內壘內之米糧已愈減愈少勢難久持其關外四大壘經鮑成兩軍晝夜苦攻於初一日誘降三壘惟一壘尙存鮑軍已圍攻之查此股係僞主將劉瑯琳所帶狗酋部下之第一悍黨今既得其三壘已概行屠戮此壘亦旦夕可下殲此大股不獨敝軍無贅疣之患而狗酋失此悍黨亦必爲寒心也

復多禮堂都護

頃奉初二日惠函敬悉壹是安慶城內米糧迭據投誠賊供及李仕福所供均不過一月之糧與兄處所訊之供相同並云縱或久延亦不過吃至六月中旬也其關外劉逆一壘已於初二夜二更時併力衝出聞鮑軍跟蹤追剿擒殺甚多但未接其來

信不知劉逆不致漏網否弟派本營中軍於大小龍山獅子口一帶搜殺至今尙未收隊惟據親兵擒三十餘名內有偽淞天福楊逆一名身上有金十餘兩生擒六名弟訊供實係淞天福已就戮矣又細查此壘內實有賊千零數十名皆狗部悍黨劉瑯琳之腿子已先受子傷是夜騎馬飛遁傳令向馬踏石而走則定爲水所阻當被鮑軍追殺於亂賊之中也此次鮑成遠來勞苦已極幸四壘之賊鮮有存者以後倘有援賊再來當不敢踞壘矣家兄與厚帥意欲卽以鮑軍紮集賢關外以待援賊之來弟則謂不如趁此時先謀宿松之爲妙若駐此以待賊賊或不來反蹂躪他處爲患更大若以鮑軍就近取宿松黃梅則有

多少妙處在內矣究竟卽以鮑軍由宿松黃梅得手之後卽回
勦興治崇通義武等處亦無不可挂車河有雄師屹立援賊隨
到隨打則弟在此間亦儘能穩守以待也弟擬函告家兄與咏
帥如此辦理老兄以爲何如

復李希庵中丞

頃接二十四日手書敬悉壹是德隨可望速下麾下復進攻黃
州使該逆應接不暇則鄂疆肅清可計日而待矣此間菱湖新
增之僞壘合圍以來迭據賊供城內壘內之米糧已大加減發
以時日計之亦不過支持一月之久等語其關外四大壘經春
霆武臣兩軍晝夜苦攻於初一日誘降三壘共賊千餘人皆殺

之惟僞主將劉瑋琳一壘死守不動於初二夜二更時併力衝出春霆比卽率馬步窮追至馬踏石一帶殺斃淹斃無數生擒百餘名聞劉瑋琳爲水師擒獲其逃竄大小龍山一帶者經弟派本營馬步擒斬七八十人內有僞淞天福楊逆一名查此股係狗部第一悍黨今幸悉數殲除去後來無窮之患而鮑成兩軍亦可謂勞極苦極以立此大功矣武臣已於初三日拔營赴太湖節後計可與胡君三營由二蘄上剿以圖黃州則麾下之兵力益厚剿辦更易得手也春霆一軍厚帥與長公之意欲卽聚集賢關外以待援賊之來鄙意不如趁援賊未至之時先謀宿松黃梅各城有無窮之妙處卽援賊再來敝軍必能穩守以

待鮑公之回援亦易若株守關外無論閒住一得力之勁旅恐賊不卽來而蹂躪他處則爲患更大矣昨將此意已縷陳咏帥長公未審明者以爲何如

復李少泉

頃接四月二十七日手書敬悉壹是承委淮揚哨官解來之火箭火繩已收訖謝謝瑞州之賊蔓延於奉新武義之間無人過問宜紳民之不免怨懟第思此事長公亦極爲焦念前以南北兩岸之賊挾全力而爭安慶故令鮑軍渡江以先圖狗逆如除此最悍之股則他處亦傳檄可定此爲南北之大局起見非置江西一隅之地而不顧也幸託福庇狗酋雖遁其畱踞菱湖十

三壘自敝軍合圍迭據賊供城內壘內之米糧皆不逾一月之久而關外賊壘經鮑成晝夜苦攻於初一日誘降三壘老賊千八百餘人皆殺之新擄四百餘人則放之矣惟僞主將劉瑯琳一壘千零數十人死守不動於初二夜併力衝出經鮑公率馬步窮追撲殺淨盡劉逆爲水師擒獲弟派本營馬步搜尋大小龍山花山一帶亦擒殺七八十人內有僞淞天福楊逆一名搜出黃金十餘兩查此股係狗部之第一悍黨今幸與其最悍之頭目一併伏誅詠帥謂可抵三年所殺之賊數而精悍過之良非虛語而狗逆去此悍黨必大寒心後來之賊當不敢再行死踞矣現商長公擬卽請鮑軍由宿松而上或從九江武昌縣等

處渡江勦贛江以西之賊以鮑公威名當易得手第克復一處須得一地方官勉強守禦若以血戰得之而敝屣棄之又安得千百如鮑公以爲之處處戰守耶成武臣奉咏公謂去卽日會合胡鎮之三營由二廝進圖黃州與希帥合併咏公擬移節鄂垣清釐庶務惟其血病復發恐曰內尚難成行也

復郭志臣

頃奉惠書承記注於二千里外感何可言弟以疏懶之性又值此羽書旁午之時故久疏箋候惟於致令兄函中附叩起居而已安慶爲東南所必爭之地賊亦以全力爭之自去冬以來徇逆迭次來援皆未得逞其最後一次直入關內與敝軍相持二

十餘晝夜無隙可乘適多鮑成各軍雲集關外狗酋遂乘霧遁去畱死黨以守關外四壘又分六千餘人守關內菱湖十三壘蓋欲糾合桐城各大股爲復來安慶地步也幸多軍於三月十五日復有桐城之捷狗黨披靡而關外四壘之悍賊三千餘人亦撲滅淨盡無一漏網其賊首劉瑯琳係金田起事之元惡爲狗部第一悍寇已生擒支解尤快人意其踞關內十三壘經弟分人一併合圍迭據賊供米糧實不能久支竊意安慶有關東南安危其克復遲速固有天定然以人力論之目前實有垂成之功卽他處有變亦未忍棄於一旦況現在成胡十營已回剿黃州鮑軍亦將赴瑞州一帶雕剿江鄂之內地既有重兵敵軍

可一意圍剿如幸而克復則守之非難蓋皖城三面皆水惟集賢關一隅通桐潛之大道有陸師三四千人並水師一二營卽固若金湯矣舫仙已抵東流大營並此附注

與多禮堂都護

初八夜肅布一函計登英鑒昨奉家兄來書已檄鮑軍赴瑞州援剿並有便道進攻宿松由老洲頭過船至九江之語近聞宮保頗有意欲畱鮑軍在集賢關以待援賊之來家兄是以令鮑軍少待數日囑弟請老兄指示進止機宜再定主意鄙意鮑公卽不遽赴江西救全腹地亦當先取宿松以助上游官軍之聲勢若株守集賢關外則懷桐地方紮兵三萬餘人而他處無一

重刊皇朝書才 卷二
兵救民以保餉源似非所宜耳總之鮑公或應否渡江剿瑞州
義甯武甯之賊或仍留北岸或先取宿松伏求老兄審定賊情
合兩岸之全局通盤打算孰利孰害宜緩宜急請卽卓奪機宜
示復弟卽函告家兄以定鮑公行止也

與黃南坡

十四日肅布一函由驛路馳遞未審已達台覽否皖賊近來投
誠者頗多十五日有一百八十餘名凡凶悍之徒皆殺之恐其
生變也據供城內米糧實不過旬日半月之久在城者擬由水
面冲突其菱湖十三壘實數有七千五百餘人皆狗酋帶來之
精悍能戰者已飭水陸各營加意嚴防矣幸江波大漲安慶東

門外所守濠壘皆一片汪洋可省一千五百人之兵力已移一營於西北長濠之內移二營於中段後濠之外嚴密防範務使該逆不致一名漏網方免貽他處之患耳咏帥於十二日由太湖啟節與家兄會於華鎮定計令鮑軍先赴黃州如南岸賊熾仍可相機圖之成胡十營已由武昌縣入手如能迅速克復然後水師有依傍之所免與黃州之賊聯爲一片惟咏公略血曰盛殊可慮耳

復李少泉

十六日率布一函諒入台照頃得十三日申刻手書敬悉種種不患無勦賊之兵而患無濟兵之餉誠爲今日之大病所祝皖

垣早下而併力以謀江鄂之內地內地清則餉源有出然後各軍之根本穩固矣昨據桐城東鄉團練生擒僞王丈擴天義張立邦解送敵處正法據供狗酋赴南京乞援恐僞轉王楊逆不肯北渡又親往甯國求之楊逆始允其請現率大股數萬人已至無爲州俟北捻到齊卽先犯挂車河營盤等語此間已嚴爲戒備並函告多公及潛太各營一律準備矣頃接長公來函徽州之賊於十三日逃竄一空府城經凱章十四日帶勇收復現已請高叟往辦善後事宜此城經兩次環攻死守不動今該逆無故自退大約係僞輔王楊七麻子來援北岸故縮地自守耳計旬日之間多軍必有惡戰也承示出奇兵以通氣脈一節所

見至爲超卓第不知凱章等能行之否也

與楊厚庵

二十二日肅布一函計登台覽頃據投誠賊供昨有僞丞相楊逆由下游搭洋船入城據稱城內派出辦米之僞潔天福賴桂英已雇小洋船三號裝載米糧因畏水師阻截尙徘徊下游未敢遽行上駛先遣該逆入城告知等語務乞麾下卽飭下游各礮船加意防範如遇洋船或艇船上駛務宜預爲阻截嚴密稽查如裝有米麥雜糧等項卽嚴行禁止不准上行以免其早夜偷越入城則皖城可期倖克也鮑公來函稱定二十三日拔營順取宿松聞武昌縣亦已克復鄂南當易肅清耳此間菱湖邊

壘賊於二十四日撲東路橫濠猛撲一夜經水陸轟擊一時之久舍弟督率彭萬全等鎮靜堵禦轟斃之賊頗多次早尙有未拖去之賊尸數具其血跡則涔涔滿地也

與孫澍人

二十五日肅布一面計已遞到頃奉多公來書鈔呈台覽竊思狗酋此次糾合南北兩岸之賊以全力來援安慶其賊數必較前次更多而更銳我軍亦宜以全力專打援賊不必急攻城池援賊破則皖北各州縣亦迎刃而解也爲今之計春帥一軍似不宜遠勦他處惟攻取宿松亦宜爲活動之著可進可退不宜深逼城根恐一時難下宿城反爲牽綴如探明援賊麇集桐城

之時卽請鮑軍回駐太湖以觀賊勢之趨向而相機勦辦如狗酋以輔捻大股牽制多軍而自率大股繞高河鋪來竄安慶之時則請鮑軍從太湖移駐高河鋪以斷該逆之後路並可保出米之地免遭賊徒之擄掠弟當督飭各將弁穩守前後長濠以待援軍之夾擊也此皆多公所見國荃亦再四籌思實有中於肯綮務請閣下卽日親與鮑公面商定妥俟狗輔捻齊犯挂車河後路時請鮑公卽照此策辦理以免臨事往返函商致稽時日則全局悉利賴之矣

與胡宮保

二十七日肅具稟函計呈崇鑒此間因江水泛漲所有韋家店

礮船直可入菱湖之內今日辰刻舍弟見東門外賊壘多爲水浸注可以礮船攻擊遂商會唐學發郭明鰲帶礮船攻之連破四壘斃賊甚多國荃親往履勘皆重濠密布堅實異常茲幸承大水踏平四壘亦足以寒逆膽也其菱湖南岸五壘亦有二壘水淹壘脚矣容日擬會商水師攻之又迭訊賊供稱城糧不過支持半月葉酋已造木排二百餘架每架可坐十人大約將由水路冲突也荃已請水師嚴防黑夜爲攔截之計庶不至於漏網耳

與陳舫仙

二十夜抵大通與伊卿等相晤談比想運漕大營均已深溝高

壘布置有條矣近日天氣時雨時晴濠溝挖就否礮臺修成否礮位解到安放否花籬層數多否均念切也此地爲江北鎖鑰我得之足以扼賊之吭亦賊之所夙夜圖謀而啟窺伺之念者故守禦不可不堅防範不可不密以形勢論之紮四千人原不單薄但須令嚴刁斗聞警不驚則賊不敢犯矣米糧銀錢儲蓄宜豫且多國荃飭魯岩州牧率馬玉堂就地籌辦今冬必大有所獲北岸糧臺亦必月有轉饋兄到皖時尙須呈督院隨時協濟則守茲異地之兵應可半載不飢餓矣各營子藥均宜多儲臨用時仍宜節省祇要二者充實固結軍心定足以制賊之死命耳如十月初六七以前將應修之土工告成一面儲積軍需

徐乃乘機東略玉溪口銅陵閘西北取東關則要隘皆爲我得於我更利而於賊更不利狗曾若不大舉以聯絡廬郡三河之氣則一月之後玉溪口銅陵閘東關皆必自退銅陵閘我可守也玉溪口倘自退則必派蕭信卿節字營守之而以運漕之二營水師紮口內輔之如尙嫌單薄則調守無爲州之陳東友一營益之足矣蓋出口禦大江之賊船則宜厚集礮船若依穩著不出大江祇與陸營護壘則用礮船不必多耳東關倘自退則以張聲揚義字營守之而以皇洛河之二營水師輔之足矣上守東關下守玉溪口則運漕皇洛河皆可不紮船惟無爲州紮一營船卽責成成俞卿可也誠有此消息則智字營可移守

蕭壘制字營可移守張壘長勝嘉字營可移紮東關對面之迎
珠塔而以倉頭之巡湖營水師護之水陸遂可以不守倉頭矣
此言賊自棄要隘不守我宜變動章程佔踞二隘以固運漕無
爲州之門戶也若二處必要待攻而後得則攻堅似可不必亦
斷無倖得之理仍照兄之所定穩紮之式以不進取爲是惟倉
頭人數太單朱煥文卽添成二哨合嘉字尙止千五百人河面
太窄礮船難期得用督院現已札飭春字營五百人前來俟少
荃領到之日或以之紮倉頭助朱武或以之紮皇洛河助水師
鄧王均於腰膂有益若另紮別處似不相宜祈將來與少荃昌
期面商之少荃已率水師二營來下游兄意暫安放於神滕河

泥汊二口邊俟內河須用時再調益之不爲遲耳總之運漕與無爲州成掎角之勢倉頭乃過脉通靈之域尙須賢弟商之南雲吉人督率眾營日夜以深溝高壘儲糧待戰爲事祇要賊肯來相犯則必傷賊精銳不少更是一好消息耳切勿令各營稍涉大意是爲至懇運漕可酌抽釐金兄已派石崇瑾來設局籌辦此人長厚無欲亦無能初開局之時恐展不開尙祈訓示之又派懷甯舉人費繩曾抽新河口釐金祈南雲就近訓示之爲感

與伯兄

奉復片知今冬各路皆穩守不戰志已夙定必不爲眾人之俗

論所動甚善甚善苗逆既據壽州之險終是北岸之患若狗酋
相與勾結爲患以狗之狡計藉苗之眾力自未可忽視也南岸
羣盜仍溢出爲患否高叟數月以來靜如處女近所料賊情何
如一旦地方有急能動如脫兔否老湘營僅守徽州又有姚秋
浦處其中堅定可恃李黃之水師各自扼守防所不飄忽遠行
必無他虞蓋賊氣之衰弱賊志之渙散不能大爲我害弟亦有
所見而云然耳鮑春霆智略雖未爲優而戰守之事卻極小心
謹慎正在行運之際賊輒望風披靡鮑公威名如虎號令之嚴
如雷實足以拯救地方之急雖添三千人必不僨事如宋國永
已假歸正好與鮑公商定添三千人爲一小枝卽以宋國永領

之則明年之受益爲不少矣與其待明年需用時乃添不如今冬豫爲謀之方不錯過機會祈權衡利七害三之說放膽行之多公材智膽略冠絕羣雄實可將四五萬人今其部下尙止萬餘人議進取則無畱守之兵而後路之根本不固議畱守則兵分力薄而前路之聲勢不壯此統領軍事者之苦衷難陳於大帥之前者也兄若設法寬籌餉糈俾多公亦得添四五千入則明年必收大效近則可期其掃平苗叛遠則可望其恢復金陵亦何憚而不爲哉如慮餉項不足供給要知造物之財無盡藏有強兵可以恢復疆土有土地可以裕餉源不患無以贍軍實矣江南士民望制府之兵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其願簞食壺漿

以迎師者所在皆是胡不趁此時局振興以爲之一面委幹員
到上海月籌可二十萬兩一面囑多鮑添募營伍明年便可肆
應不窮矣綢繆於未雨防患於未然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伏祈酌量迅賜施行爲祝兄明於大江宜用多船多鮑添營隨
大帥平東南寇亂亦猶是意也張遇春有勇敢樸實氣象觀其
說話可知其胸襟明白情性和平甚可用也此行且令其先到
運漕謁見黃昌歧陳舫仙面商定妥後再移營與武朱三營同
紮迎珠塔各自守其壘不必相統最爲妥協囑其歸黃鎮統亦
紮迎珠塔與水師相爲倚護亦最相宜武明良朱洪章亦必不
欺壓張遇春此可以共信耳總之聽舫仙昌期察看地勢補益

於兵單之處不必預定成說爲是弟今早開船夜乃抵華陽鎮
明早若順風又開船而上矣腹泄略好服季地方有效求兄不
必系念

與伯兄

承囑五字訣甚好弟初計亦卽不浪戰三字訣耳初八日一信
至今未接到少泉中丞信稿尙未得見六月內可解銀八萬兩
米五千石感極感極此間全軍月需米萬石有零各省禁止阻
難米價昂故每月專望安慶解米到耳勇夫病者日多幾於十
人而五病死者往往有之無錢可換無藥可買大是苦事近則
銀亦無涓滴矣前信繁詞滿紙實爲窮苦所迫不覺觸及鄂不

抵餉之怒然既過桐梁山雖罵何益之有哉許惇詩吾究不知其爲何如人名聲旣壞遠之可耳克太平關東梁山蕪湖水師戰功敘得華美上諭嘉獎亦極寵榮乃知能舉事者操是非褒貶之權其力量甚大也鮑軍攻甯郡賊糧已罄冀可速克曰昨東壩解赴甯國之米纔千餘石何能供賊之久食乎據溧陽梁賊酋信至稱已奉僞侍王來文調集淞中羣賊在金華府齊隊將由徽之邊鄙間道而趨青陽南陵以擾犯鮑軍與我之後路僞忠王則將由大丹陽而來也此語雖不可信然此路亦宜申令防範爲荷防守西梁山爲團防營不必令其過江吉左兩營可否調至金柱關與羅逢元同紮伏乞訓示施行朱南桂求

募幾營弟未之允蓋見其力未能自當一路而久染湖南習氣與周寬世同一貴重之身不肯親勞部下人稍多則思別樹一幟下游用眾之地非所宜也雖其性情較寬世爲稍和平而其卽于暮氣則同耳南坡不肯赴粵所謂五難亦閱歷有得之言獲用而不克竟其才不如善刀而藏大率有才之人皆蓄此意祈兄俯而就之不令其終老於林巖爲幸此間自守尙固儘足以禦大敵可以放心惟冀源源有米糧餉銀解到則斷不至貽誤耳

與伯兄

一現有援賊數萬一分住城內一分紮方山土山一帶一分住

雨花臺右邊左邊無數瓦房內均先有火磚砌牆周圍層布礮眼環以深濠者復有一枝據秣陵關均未繞至我後濠近處紮營如賊勢更厚之時要來紮營圍我則大定坊一帶儘有佳山可以紮一二十萬人也查來援之賊多係在鄉打先鋒搶猪牛刈豆麥以爲糧此鄉穀米窮乏雖擄掠無所得仍藉穫麥以爲食所以逃亡自撥歸來者不少也

一五人勝統帶之任來諭比擬本極相似弟深愧不能教育成材但杏之質地廉靜無欲有時似比逸亭爲更剛勁至於曉暢謀略熟諳吏事知古知今則遠不及逸矣晴之恬動方正樸實無欺似勝於昭而奮勇戰陣亦又不如昭也南雲勇猛擬昭有

餘力量或稍弱焉蕭之忠勇稍可及朱而明白不如張之智勇
善戰似過於唐而運氣不如此次到金陵本極得力且有擔當
乃初六日受洋鎗子傷初若易治厥後子未取出深入湧泉穴
出血太多十四日受風十五日創甚病劇十六日因傷身故實
堪憫惻噫人材之難得與得之而培養之難成可慨也已所幸
尚有李臣典張詩日張光明凌有和崔文田倪桂李金洲等均
堪造就成材將來皆不止於得五百人之用也各有好處各有
所長均堅勇善戰其餘俱碌碌僅能聽指麾打仗而已

一六月內可有八萬餉到弟更望七月多解一二萬兩可以慰
義字營弁勇之心也子藥則望源源解來爲要一今日城賊援

賊出大隊約四五萬人分無數枝猛犯雨花臺西南東南各營其各路先鋒悍賊均逼近惠字敬字敏字公字選字克字信字義字吉後嘉字副後長勝各營壘矣并有入敏字副後之第一層卡者我軍寂靜不動賊愈猖獗各營鎗礮整齊轟斃賊無數賊酋拚死不退轟打二時之久旋經崔文田倪桂李金洲等率鎗隊及洋鎗出卡門猛撲殺賊數十名斃賊無算副後營則劉南雲曾昭禮等斃賊無算賊遂路路大敗入壘入城矣午初乃收隊入營我軍受傷不過數十人陣亡不過十名有此次之能站前面可無虞矣將來再有援賊擾及後濠亦以此法制之當有把握耳今天下午將張勝祿軍門身後事收拾又須多一番照

料徐徐乃可部署定妥耳弟昨與喬都轉一函商運鹽引事抄稿祈賜閱倘將來行之無阻尙乞兄處定一章程發下并煩以大致情形入告也

與喬鶴儕都轉

承示淮鹽邇來不甚暢銷故課稅不旺現在所得之稅且不足以供附近各軍之日食遑言遠及敝軍哉此至情至理之論固弟聞之所心服者也惟弟前函不過詢閣下歷年籌辦之法非有變通章程之語祇以全軍三萬餘人飢餓難堪欣幸近依仁宇鹽場爲江淮大利之所在故有垂涎分潤之意蓋冀幸大君子設法籌濟藉以稍贍軍實無枵腹荷戈之苦耳來諭謂分引

恐啟各營之紛爭若稍爲變通舊法又須奏明請旨且有多
少窒礙之處此皆尊處之所難亦弟之所知也夫法行已久何
可變哉但求推廣行之以盡其利便有周徧普博之惠以及於
人至於各營支放人有定規各有成額當不至因敝軍求江海
之水而防及扼彼注茲遂至有此盈彼絀之後患耳查昔年官
鹽之壅滯由於私販之太眾而今日課稅之不裕由於賦氛之
阻隔昔年緝私有法稽竈有法督引有法督銷有法今則寇盜
充斥法且難行例亦不格若拘守故常循援成例則窒礙更多
矣總之鹽爲煮海之利以愈取而愈出課爲閣下之專政以暢
引暢銷而彌多是裕課莫如銷引銷引莫如招商尊處鹽多而

銷者不暢上游可以暢銷而苦於無鹽在民間無食淡之理若能於此中權衡權算設法疏通苟上游仍能行銷足額而於尊處之課稅已可充盈矣倘有安靜地方或格於川引粵引所不能到幸而多銷於額引之外者亦不必格於例議而不通融也現在北岸濱江僅九洑洲一賊壘頗有膽氣強壯之商賈不難乘風挂帆上下衝過卽以敝處所識而論便有一二鹽商願出貲本赴場運鹽駛上行銷者倘得尊處給以憑票督引於下敝處可在安慶大通兩處設局督銷於上卽以該商應繳之課作為尊處協濟敝軍之款似出兩全旣於鹺政成例毫無窒礙亦於尊處之課稅及江北之軍餉兩無所損也如其試辦有效可

以源源接運可以廣爲招徠旣大有益於上游之軍民亦不無小補於下游之場竈在尊處爲不費之惠而在敝軍則藉以沾潤者多矣如或以此事於江北糧臺毫無進益而遽運鉅萬之官鹽引而上行倘或各軍疑慮羣議而不肯爲則望閣下毅然主持卽議敝處所招之商於每次應繳之課稅以一分歸江北糧臺以二分作爲貴臺協濟敝軍之項亦無不可但求其疏通暢行於江皖引地則國家自然之利失之雖已十年庶幾今日不爲毛賊一壘之隔不聽其半涉散漫於廣梟夾帶之私且仍舊爲之歸縮非朝廷觀聽之美乎矧涓滴成渠積土成阜集腋成裘卽於目下籌餉贍軍之政亦甚有濟也祈閣下鴻才

審度是否可行詳爲示知俾有遵循如以爲可行則議定章程之後由尊處詳報督院附片奏明定案是亦閣下惠施戎幄之德政耳此間援賊到有數起月之初間日益見多已有數萬人矣初六日出數千人窺伺形勢我軍靜伏不動誘使近濠乃以鎗礮擊之傷賊甚眾近日探報云僞相王勤王守王護王等祇待忠侍兩酋大隊到齊卽來猛撲承示歛鋒以待其敝并俟大兵合圍剿辦足徵關愛逾恒可勝簞佩弟惟穩慎守禦暫不出濠浪戰當不致爲其所撼也知關蓋注謹以復聞

與李少泉中丞

蒙兩次抄示新聞并承行知奏捷之章國荃如歷滬上作壁上

觀慰極快極惟公之於國莖不用劄而用移未免撝謙太甚憲
綱所在未可紊也嗣後懇請中丞飭承書將院中所辦軍事吏
事均行知一分俾本司藉以瞻仰新政眼界漸寬斯知識日啟
幸何如乎公處所奉 寄諭亦求恭錄飭知欽遵爲幸殷君陳
奏五條皆切實救時之要務將來吳亂旣平之後酌畱商稅以
彌補 國課籲懇 天恩酌減農稅之半以蘇民困此培養
朝廷元氣之政事國莖前在皖時曾以此論於公及長公之前
發之今者欣逢 中興之期天生我公戡定吳亂國莖如履任
有期定當竭力効命與吳中寮屬紳士妥議章程詳請我公入
告一俟奉到 明諭本司必當實力奉行宣布我公致君澤民

之德耳來諭知二十七日已密陳金陵獨立之苦仰見垂憐菲材顧念大局之盛意感何可言國荃與多鮑二帥氣誼相孚倘得共集一方同辦一賊彼此均能相下固不患賊眾而我寡也李吳之軍擾民過甚無有能制之者來亦無益不來何損惟公閱歷最透早已見及此層矣刻下賊方以救護金陵爲心僞對王新瑱之後各僞酋斷無窺伺鎮江之志鎮郡定可高枕無憂公到滬纔數月軍威大振人心初定蘇常未去之民心望公拔出於水深火熱者不知凡幾若遽移節來鎮誠恐鎮郡之積弊尙待振興而滬上已定之根基又被他人隳敗是重煩蓋慮也惟 廟堂兼聽各路不知體要之奏究亦洞悉外間之情僞與

實在情形之緩急 諭公到鎮之 旨本已迭見據國荃鄙意
公宜與長公會疏直陳其蹇不可動動則利未三而害已居其
七則 廟算亦必俯從矣昌歧軍門雖久歷戎行其才智實難
專主大事依公同辦一路則可効奔馳之勞若遠離左右吾未
見其勝任愉快耳凡事皆創造者難收拾現成者易惟辦軍營
之事去腐生新終不易洗滌舊染之汙與其爲收拾現成之難
而罔濟則毋甯爲創造之反較易而有功也公以爲何如鎮與
滬上舊日之軍非用倒倉法不足以鍼砭其沈疴也久矣我公
本具醫 國手段正值華夷讐服之時一俟得君旣久行政於
專閫之地必用辛辣洩泄之劑乃足以救垂危之症如殷君所

陳等類事跡稍實而又就近可掄者則盡法懲其一二大可以厲其餘耳蒙公再允賜辦洋鎗等件感激無已昨次所來之鎗垂涎者多茲再磕懇飭購單响洋礮三百桿雙响洋鎗六十桿均要葫蘆全套又乞買洋藥二千瓶大開花銅帽三十萬顆小銅帽四十萬顆恰好合前次四千二百餘兩之款爲一萬一千之豪舉或作協濟長公之款或從本司養廉項下扣除均聽中丞批示施行但祝於七月二十日前後趕到金陵大營以資防勦之用則不啻我中丞撥兵數千救援也事恒舍弟同紮金陵所部亦尙盡心職守足以上紓廛念耳此間援賊風浪雖大然迭次猛犯皆已站住賊皆受創而返祇待八月忠酋侍酋來犯

再行穩立不搖異日大兵到齊以長圍困賊不過一年可克名城矣十六日戰狀悉具稟內伏乞慈鑒前稟求協濟鉅款刻下日盼好音以慰眾心而支危局敝部張聲揚軍門因傷殞命良可惜也現派參將武交清接帶幸堪勝任合併呈明

與伯兄

蒙示相其虛實酌劑溫涼不必泥守古方一層弟思名爲甚厚而性情實薄者祇以遵法泡製處之爲最相宜在大勝關已數日彼此不相聞問无咎无譽無聲無臭卽如十六之役礮聲如雷彼則不差人來問我亦不差人往告至十八日彼以書來探訪弟亦徐以書答之然希與厚厚乃與希希此亦世情交態

之奇吾乃知交情變幻無常古人之所羞者未必非今人之所
尙可知今人之所羞者古人必早尙之矣張勝祿所受之傷乃
正子非飛子也十六日死後乃取出至此則取與不取無關輕
重矣承詢予力所及之遠近以礮之大小爲衡此一定之理洋
礮如抬鎗長大相等者其正子乃比劈山礮正子而更遠大礮
羣子祇可以防至近之大隊若以高擊低命中者絕少且天下
之山無平不陂狡僧之賊手執洋鎗潛匿陂內星散棋布往往
無意之間以此害人洋物機括靈而甚疾故可貴耳我軍所用
之礮凡能及遠者必須多人舁負技猶未施而害已及之所幸
堅實耐久而已長兵短兵互用相濟爲利甚公且普此洋物所

弗能及者水師視二三白斤之礮不甚愛惜而陸師得之卽如
至寶弟守安慶城汎地之礮未帶一尊無以濟季營之用兄允
撥回十數尊與季甚好季頗盼早解來也頃聞甯郡已復快極
慰極求除派守甯國外檄鮑公所部來金陵同圍一城或可冀
倖早得豈不美與

與黃南坡

近日敝軍病勇更多旣無醫藥之資而不病者又岌岌有無米
爲炊之苦實屬萬分艱絀亟宜早爲設法以防飢潰之患強寇
在前而內顧軍儲毫無所恃想愛我者未有不爲我慮也前者
方幸粵釐及早辦成可以拯我飢渴昨睹來稿所慮五難誠爲

識微見遠之論將來之克濟與否尙未可知也領軍二萬積欠十月之糧日對堅城旁溢四出之寇藐焉中處之躬何所恃而不恐頃者各營官羣向國荃乞憐謂米價高騰江楚均禁格米產出境而皖江南北耕種之家絕少軍在前敵採辦維艱若不早爲設法後來不知何以爲計茲特委薛縣丞炳煒星馳回湘懇台端垂念飢軍務期於委解月餉之外另爲籌措三萬兩交薛縣丞買米萬石其餘爲辦油燭布疋及一切軍需之用國荃亦極知冒昧陳請不近人情然當此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爲無厭之求蓋沿門乞乏久無所得而達生篇六字訣第二層工夫又極難耐惟呼籲於父母之邦尙是一線生機耳竊念寄雲

中丞次山方伯皆拳拳於敝軍者去年居危險之境荷蒙高誼
允協八萬此恩此德至今難忘惟尙有一半未蒙惠解祇以桑
梓月費浩饟極煩列座經營故不忍啟齒頻催今歲楚疆安謐
又屆秋成所冀中丞方伯踐茲夙諾將已允未解之款核算劃
扣作一批徑解金陵大營俾得稍資周轉鄙人當忍飢茹苦以
待之臥薪嘗膽求其自立於不敗之地以報列座顧念東南大
局之盛心耳頃已函求中丞方伯速爲籌款惠解伏祈叟與意
叟玉叟謁見時再爲轉求是爲至要至於另牘所求東征局協
濟三萬兩爲買軍米油燭布疋之資伏懇吾叟一力主持預爲
辦到俾薛炳煒抵湘便可領銀買米星速趕辦解來則成全多

矣數日以來部署義字營之事大不容易雖有礮斃僞對王及一義一安之喜而有損折張勝祿之憂殊少興趣頃聞甯郡有十四夜克復之信果爾則鮑軍可來同勦此賊使東北新穀不能入城可望早克一年斯厚幸耳

與伯兄

前日勇旋得二十日手示并少泉中丞信稿昨日奉十八日排遞手書并抄示各件展誦二書回環再四不啻親聆訓言欣幸之至弟近年體氣頗能支持祇畏寒不惡熱惟自去冬至今不忘鄂中捐住抵餉又從而爲誣罔之辭實覺難受中懷時用耿耿每觸輒發不觸不發也季弟前恙已愈惟勞苦憂患之餘垂

念者少願之高興之趣而於應辦之公事未嘗一刻不求整齊耳李世忠派紫龍潭之營初止三千人被賊圍攻危險數天夜退過江一次恰李顯爵率所部來援又渡江紮住賊再往犯之則站住矣營中亦有髮探初則能四處游行亦能進城自蘇常援賊到後東至孝陵衛西至土山印子山處處皆賊館賊卡逢人便擄至小河西河岸逢屋便燒卽土人亦難暢行髮賊更難由此路至燕子磯也都帥鮑公二處常有音問往還其餘人來一信我復一信弟處向日成規不爲營中公事無先施之信人有信來不論尊卑賢否亦無不復之信楊彭二帥處亦不便常詢問賊情蓋渠皆往老營距賊較遠我與賊近可目擊此一路

之賊情也弟處與各路亦尙相通凡有警急各路往往先有以書來告我者楊自去年七八月我去數信鮮有還者後遂彼此相戒勿犯矣去年五七八等月我與彭十五信祇蒙還克安慶一賀信報克黃州一捷音今年我亦改輒渠來一信則答之不先施以相瀆耳弟處與少泉中丞信一定不交鎮江驛仍由安慶遞文局縱或遲延亦可到也兄近畏熱更甚傍夕尤覺難耐一則體幹豐偉一則城內房屋無風二者皆於熱天難受非關衰老之境也至秋涼則爽快矣積閣公事僚屬無所遵從亦不相宜至於軍務批劄尤以神速爲妙幸勿積閣也兄前次所買之洋鎗太小子力不能及遠不過較後一次者爲堅實而已

鄂中富實而獨遲滯湘恒之月餉以皖江兩省之大當不難湊集千人之餉爲手足式好之敦伏祈兄卽日咨明鄂中兩院將湘恒營月餉劃截至六月底以前歸鄂臺清楚以後歸皖臺支放較爲落落大方仿如兄部添招千人一般仿如大勝關金桂關兩局少收少許一般心中亦泰然自得也至於名望關繫是非賞罰一節亦看所行之事公私虛實何如若金眉生者吾不知其生平所爲果爲公平爲私乎眾論所訛之事果虛乎實乎無從考究然我自與彼所執之業不同所處之境亦異腳踏實地已三十年矣性根已定當不至學眉生耳仲氏所云季子黃州寄項蓋未察其爲完借款招勇之由季乃昆弟中性情最忠

厚者其所遇亦最苦吾輩當體諒其心跡使之得以展布其才
舒暢其氣方爲克盡友于之道世人以惡憎弟之強悍乃遷言
及於予季弟亦何忍不陳於至親長者之前乎弟等並不各逞
意見亦不計較雌雄但覺天之生人才智均不甚相懸殊惟運
氣有高下之判而成敗榮枯窮通毀譽卽因而付之外間如是
推而放諸四海皆如是卽約而準於一家亦未嘗不如是試憶
愍烈公存日豈非雄才大雅之儒乎在省在都在鄉在鄂在江
之時究無不可堪之舉動然而世之排擠者何嘗須臾遺餘力
哉祇以未雋一科未博一官無由見其設施不幸賣志而沒今
試數其排擠之人亦尙有具在者試考究當時之言論果盡出

於公道乎否乎以我旁觀之所聞則難免爲之不平耳又嘗推求其所以被人挾制之故初則自用之意氣太重繼而將世俗之榮華看得珍重其未得也不免有求而欲得之意其既得也又不免計較升階不驟之心所以孜孜皇皇委曲徇人人且得而侮之夫事至求人其氣便餒便予人以排擠輕視之路知命之君子所弗爲也若弟與季弟他無所長視爲官與爲秀才相去不遠頗能安命頗能知足季弟不過閱歷尙少所謂險阻艱難人之情僞猶未盡嘗而未盡知也然大致所處不謬實亦難得之才若弟固有弟之所謂自成一說者還我分際則默爾而不言彼無知之輩失我分際我亦默爾而不言至於自命不凡

者不權衡我之分際而妄以相加我亦何能聞執讒慝之口然人亦無由禁我不平之鳴也渡江兩月以來所接兄信誥誡之詞甚多而體諒之情究少曾毋疑其子殺人於市三告之後信以爲真本亦人情況訛論弟者皆今日之理學名臣乎在兄約束弟輩不欲貽他人指摘之口實墮墜家聲是不得不明責婉勸而在弟見兄憤聽浸潤之言凡摘吾短者兄與之交結如故且有時而加濃或爲之篤信於目前或爲之揚名於身後人與我以難堪則略之我與人偶有不順則述其稱屈弟以爲大儒而又出自門內此論一定所關終非細故是不可以不辯自知量褊識淺莫此爲甚皆由學問未深意氣未化之所致也冒昧

之罪夫何可辭以兄二十年以來千磨百刼無所不受近年稍
歷亨衢猶復深自裁抑返躬彌厚責人愈薄此學養深純之侯
非我輩之所能及也吾願此後待弟輩中材之姿寓誘掖獎勸
於明責誥誡之中庶不至以無稽之人言致敗無狀之反脣耳
因來諭詞意肫切用敢傾吐胸臆聊當侍坐几席之一談以後
書函定不如上次之干冒俟克復金陵趨侯座右時再容我一
訴世情何如二十二三兩日大雨濠牆坍塌三分之二賊因我
有可乘之機今早大舉猛犯撲濠撲壘不遺餘力所幸人心堅
定鎗礮整齊堵剿兼施極爲得手賊之受創比於十六日之役
蓋又甚焉劉玉春身帶微傷尙能行走料理公事固無妨耳承

派來之藥局已到矣各營頗盼米糧銀錢子藥早到想已載塗也華爾若來打九洲洲可期必得攻南京城則遲速未可知然添三千兵何嘗不好但餉項駕馭費力而已可否祈裁酌施行弟無成見耳今日戰狀詳陳稟內寄少泉中丞公牘求付去弟前求中丞撥滙鉅款濟金陵之軍頃觀其信亦稱窮乏大約不能如數惠我也劉德大解馬前日到此活者九匹然不能久存玉班之南馬小矮無力量戰士所不樂受耳

與李少泉中丞

奉到鈞劄並安慶抄示信稿誦悉一切比維台候萬福以忻以頌華爾告奮勇率所部來此助剿若轟打九洲洲可期神效若

攻勦南京城則遲速固未可必也若百物皆不須此間爲東道主人而遽增勁旅三千兵強利而火器精銳豈非國荃所甚願但不知騷擾民間否易於駕馭否有意凌厲我輩將士卒否思其功效之速則望其來慮及三患之或酷則又不敢甚望所以悉聽中丞與長公裁酌施行必有主持妥善之法無疑矣蘇常來援之賊洋鎗最多且子力能遠及聞忠酋身邊護將尤多洋礮我必以此物禦之方有把握十六日及今早之役深得大礮洋鎗之力前日求我中丞續辦洋礮洋鎗洋藥洋火伏乞俯如所請照數賜購早爲惠解百叩且不足以報德也讀函稿知滙餉耗用之處亦不少急切難以釐剔且乏同心協力之人襄助

裁汰之政又與島人交接酬應兵餉欲從而節省之亦有多少
望礙苦累中丞一力撐持國荃不克稍効微勞且呼籲左右求
濟鉅款可謂不諒人情不識時艱矣然當窮困鮮依之際不能
不乞憐於仁人之前務期俯賜援手分批撥濟是爲至禱鮑公
已克甯郡是南岸得勢之著從此賊當更窘也如能遵 旨速
抵金陵使近處新稻不克入城乃可早望恢復然肯乘風利之
時而不泊者亦難得其人耳大約克城之說今年已無復望矣
今日戰事具詳稟內不贅陳中丞到松江想不久駐近日計仍
抵滬矣楊厚帥到大勝關佳四日已回烏江雪帥重至河口仍
回裕溪均未辱臨敝營國荃以羈守汎地亦未暇往謁也

與趙玉班

外間風氣今年與去年又殊大率有各不相下之意而所爭多在
意氣與功名之間亦非盡君子之所當也各植其黨各樹其
私亦未必果正人而皆有用之徒也 廟堂多事遷就外臣心
中果能以公忠體 國知所顧忌者究亦不多外假以人事君
之名而內實難化妬才忌能之心跡於隱微黨同伐異一唱百
和苟有認真吏事軍事者倘或意見稍有未協卽羣起而排擠
之或借他事以傾軋之然則士之欲特立獨行於斯世也不綦
難乎以吾觀之若積此習而不改行見有將帥封疆不和之弊
謹將預審之機奉告一哂

與伯兄

奉初一日手示及二十九日之信敬承訓示一切調度各軍之
劄條理清晰先後次第均分布定妥各路定能奉行無差也此
間自二十三起大雨凡三見或一日夜不少休濠牆坍塌者
已整修成功惟軍中疾病者十之六七近每日或死三四十名
不等實堪矜憫又乞病假者甚多無餉支放無人更換礮難準
行立視其斃而莫之能恤祇好聽之昔人每賦征兵遠戍之苦
或亦所值之景如斯乎季弟尙有二營之口糧未奉批允弟尙
有三營勇糧先恃大通安全官鹽官錢三局以爲活者今旣裁
撤而又不肯遽行呈報久欠無著終非長策究之此五營者弟

昔不應宣示於眾謂能養之耳可見一言一動皆須審量於上下之際而後發若輕易以出之以職司之位而行專閫之政其不失信於眾人也幾希矣

與李少泉中丞

昌歧水師到松江近日隨同中丞陸師攻剿何處此間所訊賊供多稱僞忠王因蘇常緊急有仍調六王宗回援之文僞六王宗定計再圖猛犯一二次如撼官軍不動則馳回蘇云云似此必係公已進兵聲威甚大賊黨已聞風膽落也鮑公克甯國甚速收降甚眾並令其襲取廣德州矣逆酋楊輔清率死黨數百人由東壩一路而去據報云潛行至此一宿奔竄常州羣賊亦

有如此供者不知確否如果遁跡到蘇常則我公必早有所聞矣筠仙觀察及黃鶴汀七月乃啟行前來尙未到皖從容雅談計八月乃可抵滬耳吳中兵事吏事餉事夷務四大端我公以一身兼綜籌畫機宜其勤勞固可想見猶幸精心果力恢然游刃有餘耳國荃前稟求濟餉函求續購洋鎗及稟繳吏部文憑尙未奉到鈞批伏懇悉照來稟俯允施行是爲至禱

與吳桐雲

自去冬展謁英姿於鄂今春得見李君眉仙於皖乃知世間固有卓爾大雅之賢能令人傾心嚮慕每飯不忘可親之儀也祇以軍行倉卒未及聯結謹情握別以後國荃因自顧所學空疏

無具不敢與兩君謬訂知交惟日心藏心寫而已又君子偕友以輔仁而鄙人無文不可以會友其所以未馳一紙書問訊於兩君之左右者此耳頃奉來函先施忻慰交并至六月內承由雪琴侍郎處寄示一函並未奉到不知所云別離相憶勸我加餐之外尙有他事商量者否念念承示由六安州已旋皖垣不復重赴李中丞戎幄此固與眉仙壽山同懷一士各有志各行其心之所安無二道也第此次出處進退友朋終始之間亦復關繫閣下學問器量必求其公誼私情以權衡夫去就遲速一皆折衷於至當斯動輒中理揆諸吾心而甚安者卽度諸人之心而亦無不安也以閣下之雄才大略好學深思足以擔

當軍國艱鉅之任一且得時而駕事業勲名無難立就且不足爲閣下重輕矧以目前區區之行止從違爲榮辱耶不過目覩外間之事動輒拘文牽義不欲於中銷磨英氣合則從不合則去在閣下原無成心也然在他人視之究不免微有痕跡來書云李中丞情意尙厚此友誼之不可却者左中丞明保而廟堂任賢之意正殷計簡放之期亦必不遠其未放之前究係奏請在營之人此公誼之未可却者世方多故安有才如閣下學如閣下而能遂優游林泉之樂也乎是去而終不能不出也審量於三者之際實與壽山微有分別似宜暫赴六安且畱李幕爲是長公所云需以數月再爲設法必有道以處閣下矣筠

叟亦中秋前可到皖垣固可與之共商一切也李中丞有謀有勇閣下知古知今若彼此互相切磋師其所長以濟其所未逮則他日建樹均足千古盛何如乎國荃學行無似徒有慕善之忱謬承垂意下問謹抒胸臆以對伏乞更爲裁察切勿遽決歸計爲禱敝軍駐金陵兩月有奇未克圍城之一半所幸大小七戰皆獲勝儘堪自立專待鮑軍來此合圍庶將來乃有克復之望耳

與伯兄

承允每月中發二十天滿餉決不爽約在兄可謂極力維持此軍而弟以各營積欠太久再加以新近每月更欠十天愈積愈

欠拖欠彌重勇丁中之傷者病者及有故乞假者紛集無餉不足
以資周轉所以欲從淮鹽中設法生財係爲完全軍積欠計
也蒙允弟處招商赴安慶領文領票可至喬都轉處買鹽上駛
江西引地行銷喬公昨次復信亦囑弟處試辦一二次照章完
課完釐准以此項課銀另行提出解回弟營濟餉是皆與弟起
初欲辦之意相符適有三四商人願出貲試辦者弟意欲向兄
處領文票各四件概照兄處商販辦法凡在安慶吳城所完之
釐如能另行提出解濟弟營以清欠款更好卽不然亦兄部眾
所得必有分潤弟軍者矣至於所完運司課稅俟辦有成效時
請兄札提解回弟營於彼無損於弟軍有益當無不可水販領

官票官文赴江西賣鹽必有盈餘往來數次既多所積日月既久或者可望鉅款票與文書係弟所領由弟所發則操縱之權在我可以此項盈餘半歸出貲本之商販半充軍餉仍然呈報兄處及北岸糧臺是文錢不落虛空積欠有可完之款矣如其辦理無效則一二次後即可停止於弟處兄處喬處安慶吳城均無害也兄如肯發印護票四張印文書四角准弟發交商販試辦深爲公便喬公來函抄呈慈覽外呈開水販各條一紙如蒙俯允辦文書六角印護票六張交來人手弟一意令其早辦斷不外絲毫規矩也至於載明鹽引多少須看其所帶貲本多寡由運司處填注可耳又領文領票有應出之費否一文一票

祇能往來一次否均乞示知此間軍事平穩賊經十六二十五兩次大創之後竟不來尋戰矣并已有數千仍回蘇州大約鮑軍來亦無仗開也

與黃南坡

此間軍事平穩城賊援賊迭受懲創之後近已不出尋戰矣敝軍弁勇疾病極多雖旬日大雨陰涼而病者不少止每營竟至難派四成隊出仗實爲可憐所幸賤軀猶適各營官病者亦尙少耳晏星使到粵似有振作辦理之意來安慶函抄呈台閱少泉中丞在滬上寬嚴適中事機亦尙順遂堪慰肫注所望催筠叟鶴叟早爲啟行速赴滬上則吳中新政必更可觀也外抄件

求閱後付交意叟玉叟一閱爲荷再者國荃近擬招商領安慶文票赴棧買鹽仍照章完課安慶吳城兩處之釐將來若能提出則此項課釐完敝軍之積欠亦不無少補但不知能多招有貲本之商人否尊處如有願做淮鹽生意在江西引地行銷者敢乞薦一二有鉅貲之人來敝營面商試辦何如鄂中之課釐無涓滴分潤敝軍所以荃招之商不宜在漢口銷售也

與伯兄

昨承又解五萬兩到營恩極隆渥將弁軍士感甚慰甚此間近日平穩陰雨寒涼而軍中之病仍未稍減大約亦天時節令使之然也賊已半月不曾出隊據陳東友賴榮光送來探報稱二

十五日之役受創不小昨夜髮探回稱城賊預備樓梯門片蘆柴極多傳令旬內仍猛撲前後濠等語查軍中病者雖多而人心尙穩弟當晝夜戒愼以禦之前接兄諭囑不必令劉履祥管安全局弟處詳文已發應由兄處批牙釐總局另委人接辦也弟因選順從三營口糧無著稟請批歸北岸糧台發餉其詳細情由悉具稟內不贅陳各營均稱子藥及大礮羣子業已告罄不知已飭局起解否深爲盼念

與黃南坡

此間幸託平穩鮑軍八月乃可到然合圍尙少五六千人國荃擬爲增募之舉目前可作合圍之兵明年恢復金陵除畱重兵

守白下與丹陽外仍可攜萬眾入蘇辦賊以遂前書所陳顓減
農賦上培國脉下紓民困之願此念蓄之已久不敢舉以告
人恐涉多事之誚近見多軍西行漢回仇殺之事相尋不已死
人至三十萬之多是西北之亂機初動恐一多公且不能了安
有其軍能今年反旆東來之理乎而別處又無可調動之軍若
敵處不增募則此役終難蔽事且李世忠所部八萬餘人究不
能爲天家擔當一方一隅之事擁淮鹽之利以爲餉而其兵
實非天子之兵也袁午帥謬爲羈縻之策時復聽其飾詞舉
以入告然此軍盤踞淮南北將來吳亂稍平若不懾之以威
恐難令其若鳥獸散耳國荃之議增兵近謀遠慮實在於此特

苦於無權無饒莫之敢發因思昔年從戎出於叟及意叟靜齋
知我之感乃抒我殺賊報國之憤楚中台座寄翁中丞次山
方伯皆以國荃爲不謬者今幸楚疆安靜倘能每月協濟二萬
兩叟於東局極力設法每月協濟萬六千兩由寄公處夾片一
奏以避長公厚益阿弟兵權之嫌使國荃幸得集事益當竭力
靖亂不遺知己羞辱此議是否可行祈與意叟酌示爲盼

與郭意誠

在營幸託平善以前堵剿共七次均幸而獲勝皆於復南叟玉
叟函中詳述情形並懇其轉達左右計邀台察筠公七月啟行
來皖由皖乘輪赴滬君子得朋於東南新政煥發此真吳民出

水火而登衽席之時也。忭慶曷已。南叟玉叟皆不赴。粵不知晏公所辦將來究竟如何。然留二叟於湘。實大有裨益。弟之求於湘者。無一次不盡歡。竭忠每憶愧忤不遑。所幸知我之君子。悉諒之耳。此間舊來之援賊未去。又新到援賊萬餘人。洋礮極多。今日已到濠邊。窺伺形勢。然我爲主而彼爲客。動靜操之在我。固無慮其多且悍也。惟軍士病者居其六七。晝夜防守亦頗勞苦。肆應爲難。祇得勉力支持。俟鮑公中秋到此。再行攻勦。必可破此巨寇。多軍牽於漢回仇殺之案。而不能來。希帥不能分部守廬郡。故石清吉之十營亦不能來。希自五月二十六起吐血較甚。近則夜不安寢。扶杖而後行。軍中積勞太久。病一發而

不能猝愈誠可慮耳吳桐雲已自六安回安慶聞將回楚大約在希帥處未見言聽計從所以有去志也今年雨水過多楚中歲事何如穀價仍高騰否念念

與李少泉中丞

進薄金陵倏逾七日雖迭仗皆捷而兵少不能合圍師已老而無功餉愈窮而氣彌墮擁眾二萬懸糧十月何可長此終窮哉所幸諸君子籌辦粵釐必有贍給軍實之惠海涵九州河潤千里其在十月之交乎引領有俟鮒涸從此慶再蘇矣此間軍士不苦於強寇之肆擾而苦於疾病之糾纏病者居其十之六七百人之中死者恆十二三人日食艱貴藥餌難得呻吟之聲不

絕於耳昔人每詠遠道征戍之苦或亦所值之景如斯耶鮑軍
來此會期尙未啟行大約八月乃可到然鮑公卽率全軍二萬
人悉來合圍尙闕一隅理宜增置六千人以長圍困賊毋使渠
魁漏網爲害他處而憚於餉絀莫敢發此議也秦事恐難猝平
多公返旆東來遙遙無期恢復白下今歲已無可望或須待明
年耳

與李少泉中丞

滬上軍事餉事得公振威起懦曾未數月柁回而舟轉輪運而
車行不動聲色舉重若輕不疾而速化馳若神平吳之基肇於
此矣佩慰曷極近日蘇常賊情何如有僞溥王率其黨萬三千

餘人來此救援前日已到尙未來尋戰僞六王宗迭以書索忠逆親來而李逆不果成行乃以蘇州警急報謝洪逆此間偵知城內情形如此料係我公已派部眾同華爾兩路並進此蘇賊之所以懷懼與查金陵城糧不堪充足利在於速合長圍鮑軍至今尙未啟行前來聞部曲亦多患病者大約中秋時乃可到縱令二萬之眾悉數而來然欲合鎖圍終須增置六千人否則斷難殲滅渠魁以紓積憤而伸天討秦患方興多公萬無返旆東來之期而別處又無可調動之營國荃思欲建增募之議目下爲合圍之兵將來爲助公平吳之部曲亦可稍資培裨祇憚餉無所出而不敢發也查良臣一部竟有八萬餘人擁淮鹽

之利以爲餉虐民有餘攻賊不足前者龍潭退過江北共聞共睹昨閱午帥入告請獎之詞是何雄且傑耶目下固不得不羈縻將就他日事竣若難安插此輩恐不能不臨之以威尤須預謀自強其元氣區區之意蓋在於此我公洞鑒謂爲何如希帥病日甚惟祝速痊皖事乃有所託此間士卒病者十居其七病而死者百人之中恆十二三人焉必需鉅款乃可周轉前稟懇協濟鉅萬仰求俯允兼解洋鎗洋藥亦盼早到